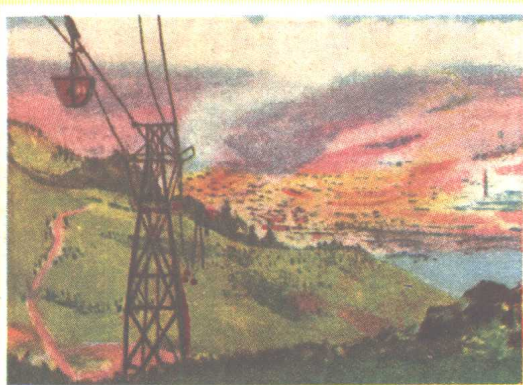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年創作叢書



礦山的主人

梅定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821
4830

青年創作叢書

礦 山 的 主 人

梅 定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·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所收的七篇短篇小说，都是反映我國著名錫都——箇旧錫礦的工人，在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歷史过程中的生活和斗争的。其中“第三次要求”、“礦山的主人”，描寫了礦工高度的責任心和積極性；“十月的早晨”、“心事”，描寫了礦工在力爭完成國家計劃中，如何战胜困难，發揮了工人階級的無窮的智慧；“父与子”通过一对父子的悲欢离合的故事，反映了旧社会礦工們的痛苦生活；“兩代礦工”表現了老少礦工間的階級友爱；“林云青”描寫一个青年工人在完成一次生產任务中的英雄事迹。

礦 山 的 主 人

梅 定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057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5/8 字數 73,000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(6) 0.32 元

“青年創作叢書”編輯例言

- 一、“青年創作叢書”的編輯和出版，是想為鼓勵和扶植文學創作的新生力量盡一些力，為讀者供應一部分比較優秀的反映現實生活和鬥爭的文學讀物。
- 二、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”發表以來，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，優秀的文藝作品和傑出的青年作者不斷出現，作為文藝界新生力量的青年作者，受到越來越大的重視。我們準備盡我們的力量為他們服務，尽可能多地出版他們的作品，並選一部分比較優秀的編入“青年創作叢書”。
- 三、“青年創作叢書”專收青年作者的長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說和散文、報告、詩歌、劇本等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。本社已出版的青年作者較優秀的作品，得在重印時收入本叢書。
- 四、我們衷心希望並熱烈歡迎各地青年作者、作家、作協和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及讀者給予大力支持，多多投寄稿件，多多推薦作品，多多提供寶貴的意見。

新文藝出版社編輯部

目 次

第三次要求.....	1
父与子.....	21
十月的早晨.....	33
兩代礦工.....	52
礦山的主人.....	65
心事.....	90
林云青.....	101
后記.....	112

第三次要求

箇旧錫礦礦工王老貴今年整整五十六歲了。

可是看人也不能光憑年歲；歲數有時並不能決定一切。虽说王老貴的头髮已經象落了霜似的有些斑白了。但身骨还是粗粗壯壯，扎扎实实的，蘊藏着充沛的力量。就連他一舉一動也是灵灵巧巧的。一句話：初見王老貴的人，誰也不會相信他竟是个五十六歲高齡的老人了！

解放后，王老貴的确大大变了样，千斤大石从心上一下子消开了，看着一切新的变化都叫他打从心眼里欢喜。因此，他覺得自己生命里象滲進了一股什么新东西；不管生活、工作都比以前有勁头。他是个架櫓（支柱）工人，下坑干起活就象战士冲鋒陷陣一样，把命都拚上，歇都不歇一下。有一次，工会主席下坑來遇着他，他說：“实不瞞你說，我总怕我的活干少了。一寸光陰一寸金，時間抓不緊就跑啦！”工会主席笑着說：“对，只是自己積極还不行，还要發动大伙都热火地干。”這話給了他很大啓發。从这往后，上了井只要一空，他就找着那些共过甘苦、同过患难的老礦工，圍着俱乐部的茶桌，談呀談的談个不散。他的声音是最响亮的：“想从前，經理老板把我們看成啥？狗都不如呀！如今呢，那兒也离不了我們，有困难了：‘找老技術工人去帮助解决吧！’要商量什么技術上的問題

了：‘請老技術工人來想想辦法提提意見吧！’要開職工代表會，大伙也喊着：‘叫老師傅代表我們去出席吧！’把我們這些老‘砂丁’^①多當人！可是還有這份人：生產怕出力，帶學工怕教會徒弟餓死師傅……”這且不說，他還參加了俱樂部文藝活動，還是個少不了的骨干哩。王老貴拉得一手好二胡，拉出的曲子和燈調，又悅耳又迷人；一雙長滿硬繭的大手，能奏出這麼優美引人的絲弦，那是不能不叫人驚異的。他還會跳弦哩，國慶節晚會上，他首次作了表演，把整個礦山都轟動了！連最不好講話的坑長也不停嘴地贊美道：“真不知道王老貴還有這一手！”怪不得那些年長点的老礦工一見着他，總是羨慕地說：

“王老貴啦，你簡直是越過越年青，看模樣怕還得討個小媳婦兒羅！”

“嗨，嗨，嗨……”

王老貴總少不了幸福的爽朗的大笑。笑聲好似說：就是嘛，这么好的日子誰都會活得更快活、更年青的。咳——

“這都是托共產黨、毛主席的福啊！”

可是，有一天王老貴從井下上來剛洗罷身，工會主席把他找去了。

“恭喜你啊，老王。”

工會主席笑盈盈地招呼他坐下說。

“我有哪樣喜？”王老貴以為工會主席跟他開玩笑，就漫不經心、笑哈哈地看着工會主席，說：“我正要給你恭喜哩，听

① 砂丁：過去對礦工的卑稱。

說昨日你又添了个娃娃，喝滿月酒可是少不了我王老貴罗！”

“当然，放心，喝滿月酒少不了你。不过，老王，我要告訴你的是一台事，”他親切地把椅子往王老貴跟前移了移，“領導批准你养老了！”

“养老——”

王老貴被这句突如其來的話，弄得半天思想轉不过弯來。

“怎么說的？你再講一遍。”

他用右手罩着自己的耳朵。

“領導已經批准你养老了。”工会主席又重复一遍。当他眼光碰着王老貴驚疑的眼睛，他知道必須解釋：“退休养老——是‘劳保条例’上規定过的。那就是說：我們礦工到了一定的年歲不能劳动了，就可以拿着國家供給的养老金去度他的晚年。”

“劳保条例”，王老貴倒是早就學習过。但退休养老这是从何說起？生產任务这样緊，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头一年眼看就快完了，國家要工業化，要奔社会主义，人人都在出力，我能躺在那兒养老么？当然不能罗。小組眼前正遇着个大复槽^①，松的很，非常危險！沒有自己架橫会出事故的。再說：一个礦工又怎能离开熟悉的工作面？离开礦坑？当然不能罗……

“我不去养老！”

他臉紅脖子粗地喊叫着，就象是叫他去作一件犯罪事情似的。其实，关于王老貴退休养老的事，是經過慎重研究才決定的。党委会和工会認為退休养老在簡旧礦工生活史上还是

① 复槽：指比較松散、变化大、开采困难的礦体。

第一次，办好这件事本身就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。工会为了这事还召开过工段工会組長会進行了討論，会上都認為：王老貴苦了这么些年，教出的技術工人够編个四十多人的連环大組，也理該退休养老了。有人提出：王老貴还扎实，可以劳动，要么就叫他在职养老好了；但立刻就引起了多数人的反对。如果說这是出于他們善良純摯的关怀，还不如說是更多地表現了大家对王老貴的爱戴同尊敬。

“老王，你先冷靜一下，养老这可是件大喜事罗！想想看：在我們箇旧礦山，以前那有过这样的事？这还是我們礦工生活里头一回：有人享受养老。这是你王老貴的喜事，也是我們全礦的喜事，你怎个反生起气來了？”

“要叫我不生气，就莫叫我养老！”

“哎，你是怎么啦？老王。”見王老貴那样固执，工会主席無可奈何地苦笑道：“这是群众的意思，是大伙关心你嘛。”

王老貴听了这句话，一怔，既是大家这样爱戴他、关怀他，他怎好生气地來对待这件事呢。他望着工会主席好久沒出声。

“群众的意思可是得尊重嘛。”工会主席又緊跟着补充了一句。“我还要去参加个会。七点半在俱乐部开敬老大会，你可一定要参加罗！”

随后，几个相好的老礦工又找着王老貴劝了劝，他觉得大伙都希望他这样，还說讓他作出个什么榜样，也就应允退休养老了。

这天夜晚，王老貴就象个寿星老一样，坐在敬老大会喜气洋洋的台子上，礦工們、劳动模范、党委書記、坑長、工会主席都來給他献花、道賀……

第二天，工会主席親自送王老貴到早就为他准备的新居。

这天簡直象節日一般地熱鬧，礦工們成群結隊地提着禮物來到向陽坡宿舍为王老貴的幸福祝賀，其实也是为了要來瞧瞧这个退休养老的老礦工怎样生活。家屬們牽着孩子抱着娃娃也來了，她們悄悄地从門窗向房子里瞄。孩子們挤过腿縫然后又鑽出來在嬉戲喧鬧着……

向陽的房間布置得干干淨淨、齐齐整整。嶄新的家具，新安的玻璃窗在十月的陽光里閃閃反光。

不知誰独出心裁地在門的兩旁貼了一副大紅金字對子，上寫着：“想当年当牛作馬苦死無人問，到如今翻身当家幸福作寿星。”橫幅是四个字：“寿比南山”。

王老貴猛一踏進門就楞住了。他激动得半天說不出話來。“我王老貴做夢也沒想到啊，‘紅脚杆’^①大哥能有今天！”

“老王，這間房可要得？”

“主席，实不瞞你說：莫看我五十六了，象这样好的房子莫說我王老貴沒住过，連進也沒有進过啊！”

“旧話不用提了。你看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你就安心住下。”想起王老貴孤苦悲慘的身世，工会主席又說：“誰都知道你是个孤人，这也不打緊，反正这兒就是你的家，礦山就是你的家了。”

話本來是为了安慰王老貴而發的，誰知倒反触动了他的痛处。是呀！王老貴一輩子也忘不了他的仇恨。

那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：他剛來到这个官僚資本的礦山

① 紅脚杆：人們对礦工不敬的称呼，含有嘲諷意思。

做工，就遇到大伙闹工资，那次代表們正在跟“刘洋鬼”礦長談判的时候，他因为气愤不过，挺身而出說了几句道理，誰知“刘洋鬼”就怀恨在心，有一夜派厂警隊放火燒了他一家人藏身的一間茅草搭成的小棚，活活燒死了他双腿癱瘓的老娘。他女人一气之下也吊死了。等他从井下赶回來只剩下兩歲的小貴子了。他就背着孩子下井工作，有天却叫狗腿監工“濫狗”見了，抓过兩歲的小貴子就丟到無底的落水洞去了……从此，王老貴就孤苦伶仃地再沒有一个親人了。

“不！今天我王老貴并不孤伶，我找到了親人，我又有了親人！看么，我的親人比我那死去的親人对我还親啊！”想到这里，王老貴心一热，簌簌地落下泪來。但他自己并不覺得，却微笑着对工会主席說：

“叫我怎么說？毛主席对我这样好，你們对我这样好。”他抬起头看了看，房里挤滿了礦工們。那些工屬們、孩子們，也都把头伸進來看着他。“叫我怎么說？看看吧，給我这么好的房子，叫我不愁吃、不愁穿來养老。”他眼光轉到那些相好老礦工身上：“你們說說看：过去我們那个会想到有今日！”

王老貴忽然拉着工会主席的手：

“只是有一件事叫我还放不下心！主席，我的那份工作怎么办啊！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你看看吧，这么多老师傅，一人多做一点点也就把你一个人的活作了。”

“話虽这么說，可是你知道，我們小組正碰着个大复槽。任务，这个月又增加了一百車……”

人叢里挤進來青工童少林和小組夜班的礦工們，手上的

礼物举得高高的。

“王师傅！”童音未变的尖嗓子，一听就知道是董少林。“这是我们组上送来的，看——大红丝被面、绣花枕头、皮鞋、热水瓶，另外还有一包水果糖、一包饼干，王师傅，放在哪里呀？……莫挤呀，看这些小鬼挤死人了。”

“扔到床上得了。”王老贵故意地板着脸说：“又不是结婚讨媳妇，买这些东西干啥。噢，把水果糖、饼干打开，先拿些给娃娃。”

他忽然想起，早晨生产组长告诉他的关于他去了之后小组的分工问题，就赶忙叫过董少林。

“组长说架棚工作你来接手，这我倒也放心。迎头①你天天跟我进进出出也熟悉啦，我耽心的倒不是技术，技术你知道不少了，就是有时候还有些粗心大意，要不得。粗心大意便容易出事故！可得加倍小心。还有，三層那点你可是要老实注意哟！”

董少林心悅誠服地提出保證之后，他又叫过一个采矿工：

“你们干的那个迎头不能再采了。你们看见没有，上面有块大碑——压力大，下面又松，再干就会出事故！你回去要告诉组长，就说是王老贵叫停止。可另从九孔②那点干。”

眼看到这儿开起生产会议了。

工会主席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莫光只想到这些了，生产还有组长、工段长、工程师、坑长负责，你只管安心下来休养得

① 迎头：就是坑道的工作面。

② 方架棚一架为一孔，九孔指九格方架棚。

了。”

說來奇怪，安靜的幸福的养老生活並沒有給礦工王老貴帶來愉快。相反，七天來他却越來越覺得不安、煩躁。

为什么这样呢？起初，王老貴还是模糊的。他想：也許自己不該老在屋子坐着、躺着，應該出去走动走动，或者到哪点去玩玩。

城市是吸引不住王老貴的，他憎惡城市，因为：礦主們都是住在城市里，他恨礦主也恨起城市。当然他也知道今天的城市是不同了，变了，可是执拗的感情还是扭不轉來。虽说十几年沒去过箇旧，当相好的老礦工們劝他去玩玩他还是拒絕了。在王老貴的心里，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自己工作着生活着將近半个世紀的礦山。礦山是他的娘，他就是礦山的兒子，只有她叫他感到温暖、可爱……

七天來，王老貴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礦山，看的越多，他心里越加覺着礦山親愛。……

礦工們对王老貴不安于养老、东奔西跑，是有意見的；不管誰見了他，都少不了要責怪几句。王老貴無可奈何地苦笑着。唉，他們怎么会知道我的心。

有一天工会主席來看他，他問道：

“主席，都說养老要有个养老的样子，到底該是个什么样子？”

“这，这倒還沒見有什么‘养老典型’，‘先進榜样’，”工会主席奇怪地微笑着，“照我想，还不是靜养，躺着，……”

“躺着！我又不是廢物，为什么要躺着！”他發現自己又

激动了，立刻又痛苦地把它压制着，改口道：“主席，我实在是躺不下去啊！老相好們都說：習慣，習慣，習慣了就好啦。我就劝着自家，王老貴呀，王老貴呀，安下心慢慢就習慣啦，習慣养成了就好啦。可是，不行啊！我的主席。”

工会主席自己也是个礦工出身。礦工的心，王老貴的心，他不是不曉得。

“躺不住，就出去走走耍耍。”他安慰着。“只是，不能再跑下井罗！那天你悄悄跑下坑就不对。已經退休养老了，还随便下坑参与生產，这成什么話！往后可是不行罗！”

王老貴一声不吭。因为，事实上他下井不只他說的那么一次，不，七天里他已悄悄地到坑下去了三次了。

王老貴总是选择在夜深下坑，为了怕人認出他，他把安全帽低低地压着自己的臉，帽沿快盖住鼻子了。王老貴沒有出勤証。怎么办呢？他就先在坑口上帮助运输隊的礦工推礦車，推着推着見担任警衛的公安战士不注意，他就飛步溜上罐籠。运输隊的礦工看着他会意地笑了笑。当絞車房清脆的開車信号鈴当当当敲过，罐籠开始下降的时候，他的心快活得都快要跳出來了！不到一分鐘，是的，不到一分鐘他就又下到坑里了。

坑道和从前一样。可是王老貴却觉着它变了，变得比以前更新鮮更可爱了。不要說工作了，看見它就叫人心里乐开了花。看看这寬闊的巷道吧，看看这饱装原礦的馬拉的礦車飛跑吧，听——轟轟轟探礦的礦工們正在爆破坚硬的岩石，开辟着新的坑道、新的采礦区……世界上沒有哪兒能比这里更叫王老貴感到親切了。他觉着在这兒連呼吸也都比別处舒暢

些！午夜，坑道里起了霧，虽有电灯照明，可是几步以外还是什么也看不见。王老貴对霧也是親切的，他一面天真地伸出手一把一把地抓着实际上是永远抓不着的霧，一面就順着熟悉的坑道向二九〇三工作面跑去。

一進工作面就遇着了童少林，他背着橫木，正在吃力地爬那个上山^①迎头。王老貴招呼也不打一声，上去就夺过那根小桶粗的五尺橫木，把它扛在自己肩上往迎头跑。

童少林呆楞楞的，擦了一把汗，一見是自己退休养老的师傅王老貴，他驚訝地大嚷着：

“王师傅！你怎么下井來了？”

王老貴不做声，却抽出一支手不住地搖擺着。

童少林知道师傅的用意是叫他莫声張。

可是，童少林心里这时急的不行：这怎么行？怎么能讓退休的师傅來背这么重的橫木！于是他搶上一步想夺过那根橫木來，但王老貴那里肯讓，猛地一使力就把童少林推倒了。等他爬起來师傅已經走了好远了。

王老貴就这样走進了迎头。

他跟童少林一起去背橫、架橫，檢查着童少林架的那些橫木。他更加信賴这个精明能干的年青人。可嘴里他不露半点誇贊，他認為一誇贊啊，小伙子就会驕傲起來。童少林見师傅要求这样嚴格，心也委实有些心虛：要是王老貴还在組上多好啊！自己能提高技術，小組的生產也会搞的更好。虽然王师傅也常常把自己叫去教，就是王师傅退休以后自己遇着問題

① 上山：就是下坑道和上坑道之間的通斜道。

也跑到向陽坡他那里去請教，可是那总沒有实地干，实际里学好……

“这样——”王老貴庄重地看着董少林，說：“我悄悄來幫助你干，你也不要和別人說。”

“这怎么行呢？王师傅。”

“有啥不行的。就这么干，來。”

坑里的事，怎么瞞得住？当天小組的人就知道了。

大家又是驚訝又是愛護地責怪了他一頓。

“大家共事一場，怎么也不念点情分。”王老貴笑着說：“这样吧，讓我今日干一夜，明日不來就是了。”

“就是这一次喲！”工会組長說：“下次可是不行喲！”

但是第二天夜里王老貴又來了，他恳求地說：“再讓我干一夜，明日就不來了。”这么熟的人大家有什么說的呢，也就默許了。誰知第三夜他又來了。可是，这一夜王老貴正干着、干着，一个人突然把他攘刀搶去了，他正要發气，一看——咳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工会主席！

“哈哈，你养老养的好哇，养到坑里來了。快上去歇着吧，往后可是不行罗！”

王老貴哪能甘心。第二天吃过早飯，他想：对了，工会主席跟自家講过：他总是夜里下坑去。好，那我就白日下去。主意拿定他就向坑口奔去。

“喂，王老貴！王师傅！”他剛走近井架，還沒跟運輸隊同志搭上腔，就听到有人喊，轉頭一看：一个荷槍的公安战士气喘喘地立在他跟前。“王师傅，上級有命令，不准你下井了！”

“怎么說？不准我下井？”

战士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不叫我下井——好哇！”他大声喊叫地質問那战士：“难道——我王老贵是坏人？难道——”坑口傍近大道，人來人往，見他們吵就圍攏來，他情急生智地指着那些面熟的人說：

“你們給我証明一下，看我可是个坏人，这位大軍不叫我下井。”

战士和藹地解釋道：“你老人家不要动气，不讓你下井是領導的命令，要么——你找領導解決好了。”

“找領導就找領導！”

王老贵气冲冲地推开人們向工会跑去。

工会有人在开会，工会主席正在講話。若在平常，他会不声不响悄悄退出去；可如今，他再也管不了这許多了，上前一把拉过工会主席：

“你，你怎么不叫我下井！”

工会主席茫然不知所以地看着他，随后想起了告訴警衛的事，苦笑了笑，說：

“这都是为你好……”

“为我好！还不如叫我早点死掉算了！”

來开会的人親切地望着王老贵。

“主席，你放我回到坑下，回去生產吧！”

他象个孩子似地苦苦地要求着。其实，在退休养老第二天，他就向工会主席提出了回到坑下生產的要求。这件事已經叫工会主席够头疼的了。王老贵原先的組長來找他說：王老贵瘦了，心神不定。好些老礦工見了他說：王老贵怕是有病了，好事反办成坏事，主席可得負責啊。王老贵从未放弃过參